

一套自选集，幼时读到的有张天翼、许地山、殷夫、蒋光慈、丁玲……，看不了多少日子就看没了。我家附近有一个锦州铁路局图书馆，后来就去那里看书。”

初中毕业后，马原响应知识青年“上山下乡”，下到辽宁锦县大有农场，每天锄地、割苇子和修水渠。那段知青生活为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马原无数次讲起当时他和几个知青一脚踏穿坟包、拔出腿时带出千百只蟑螂的故事，说自己从此就有了密集恐惧症。

“下乡的那段时间，我干过农民、渔民、汽车装卸工、铆工、筛河石的力工、钳工、整备工、泥瓦工，曾经像猪一样能吃，曾经一次把一百九十三斤的土杠铃连续举了十几下。”

从农村回来后，因为家庭的原因，马原进入铁路中专读书，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。1976年，中专毕业的马原，去了铁路的火车头部门工作，担任准备车间的技术员，负责阜新和锦州之间的路段的火车头检修工作。也是从这个时候起，马原开始了文学创作，每天下班以后开始读书写小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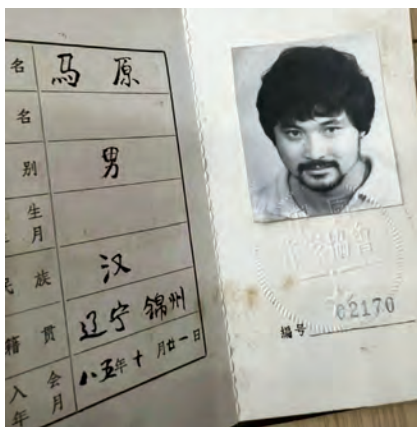
工作没多长时间，高考恢复，马原离开了铁路工作岗位，很幸运地进入了辽宁大学中文系。没有了工作的压力，文学爱好兴趣变成了日常生活，他从此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写作了。

那时候，改革开放开始，国家打开大门，全世界的文明扑面而来，世界文学、电影、美术、音乐，被大规模翻译引进到中国。在马原的个人阅读上，来自欧洲、美国和拉美的小说，成为了他个人阅读领域的新大陆。大量的阅读又变成了个人创作的催化剂。

大学四年，他写了很多小说，《海边也是一个世界》《他喜欢单纯的颜色》《方柱石扇面》都发表在1982年的《北方文学》杂志上，《梦魇》《白猴子托比》《新忏悔录（求索篇）》发表在《芒种》，此外，还有短篇小说《两部小曲》和《儿子没说什么》分别在《拉萨河》和《上海文学》杂志发表。

“我是1971年开始写小说的，第一次在文学杂志发表作品是在1982年《北方文学》2月刊，一万字的小说，就是《海边也是一个世界》，我之前没有公开发表过作品，但我在小说最后写有一个括号，里

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作家时期。



面有几个字，‘不改，不用请退’。1981年底，《北方文学》杂志的编辑打电话，约我去哈尔滨改稿，他们可能发现作者有一点任性，但最后我还是没改，他们跟我讨论后，愿意尊重我的表达，原稿就没动，直接发表了。我如今重读，不但不脸红，还是很骄傲的。”

## 西藏的外省文学青年

1982年，29岁的马原大学毕业，他申请去西藏工作。

在那个大学生很受宠的年代，他当时可以选择留在沈阳，甚至去北京、天津工作，但马原想去西藏，在他眼里，西藏高原是一个奇特、浪漫的地方。连续申请两次以后，马原如愿以偿，去了西藏电台工作，工作岗位是记者。

“我不是一个好记者，天性散漫，对工作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兴趣，三年时间里，一共只写过二十多篇报道。做记者需要对官方会议进行报道，官员的出席顺序需要格外注意，我很无感，每次都需要编辑改过来。”

和写枯燥无味的新闻稿不同，马原在小说写作上却是顺风顺水、得心应手。“西藏是很特别的一个地方，柯南·道尔有一个小说写他听说了地球上有一块高地，上去后会发现见到的事物都不一样。我去西藏的时候觉得自己像是到了一个